

江西理工大学学生 伍文静(23岁)

“我们现在即将吃到的是一碗骨汤面，这家店可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店了……”美食博主在镜头前给大家“安利”着这家明亮干净的小店。前面热闹着，老板老曾却在后厨忙碌着，一碗碗热腾腾的面被端出来，在前厅帮忙的是他的儿子小曾。

这家面馆叫“一碗”，只做一碗面，准确来说是只做一种面——骨汤面。这家店面不大，名气不小，原先也是从一个面摊支棱起来的，到现在开了店铺。多少人慕名而来，排起长队。总有人问老曾：“曾师傅，您这面馆不打算开几家分店吗？我可想着天天来吃呢。”这个时候老曾都会摆摆手，“汤都是现熬的，开分店划不来，别人熬我不放心。”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今年已60岁了，还每天起个大早，4点半就在店里亲自熬汤。

当别人问起他是不是有什么秘方，老曾为人坦诚，他解释道：“有什么秘方呀，花时间花功夫就好了。”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最好证明。临近打烊，老曾的儿媳丽丽下班来帮忙，看见丈夫小曾默不作声地擦着桌子，公公老曾在门口蹲着抽烟。



“爸，我下班了。”丽丽友好地冲他打招呼。老曾看到儿媳回来，赶忙把烟灭了，起身擦了擦手，就要进里间忙活。

一碗(小说)

“丽丽，还没吃晚饭吧，我给你煮碗面。”小曾突然喊了一句：“不用了，她不爱吃，我一会带她出去吃。”丽丽拿胳膊顶了顶小曾，“爸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吃过了，今天跟同事聚餐来了。您忙活一天了，坐着休息，我来收拾。”“我还是去做吧。”老曾准备起火，小曾丢下抹布进到后厨阻止他：“爸，我说了丽丽不爱吃，您整天就会做这个面，一年到头就做这一种，您不腻我都腻了！”

老曾被儿子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丽丽立刻把小曾拉了出去，父亲的矛盾才没有激化。其实这件事还要从儿子回到老家说起。

儿子小曾从小耳濡目染，看父亲靠一个面摊拉扯大他，撑起一个家。他对面也有种独特感情，所以长大后一直想做一个厨师。

后来他也确实成了一个厨师，自己在大城市开了一家面馆，可是生意冷清，没

多久就倒闭了。真正让他心灰意冷的是，有位顾客居然说：“你的面还不如方便面。”他真的不明白，他会那么多花样花样的面食，却做不出来一碗像样的面。父亲听说了他的遭遇，二话没说就让他回来帮衬家里。他离家几年了，跟父亲早已疏远，更何况他印象中那个面摊也没有什么忙头。后来，他回来一看，傻了眼。小面摊成了小面馆，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排长龙，居然都是来吃面的。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回来帮衬父亲，老曾只说了一句：“既然回来了，那就好好干。”可是他回来几个月，就已经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与父亲不欢而散好几次。“我们口碑这么好，就应该做成品牌打出去！”小曾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他大学学的就是市场营销，他大懂得里面的商机。

而老曾“固执”地认为，这个面交给别人做是做不出味道的！“用高汤粉代替汤底，这才是最高

效的做法！”小曾的提议让老曾气得发抖，他狠狠地把儿子轰出厨房，呵斥道，没有自己的允许，小曾不准进厨房一步。

小曾也很有骨气，再没有进过厨房，直到这次吵架。

丽丽很理解他们两个冲突的地方，她决心要让父子俩和好。这天她起了个大早，主动请缨要去面馆帮忙，她截了还在熟睡的小曾，“起来了，我们去帮帮爸”。

小曾捂着耳朵，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：“我不去，你也不准去！”这个固执的样子，父子俩真的是一模一样。

丽丽到店里，店门已经开了，老曾清点着从菜市场买的食材，丽丽撸起袖子走进来：“爸，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？”“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老曾连忙让她坐下。“今天周末休息，我想着闲在家里也没事，就来帮帮您。”

老曾拗不过她，只好让她做一些轻活打下手。丽丽为昨天小曾的事跟老曾道歉，“爸，昨天他不是故意的，您别生他气了。”

老曾熬着汤，看着火候不够，又开大了一些。“这小子在外面读了几年书，见了见世面，就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是对的了……”

汤渐渐飘出香味，每一个节点火候开大关小，老曾都把握得正好。

“爸，您这些时间点怎么抓得这么巧。”丽丽好奇道，“您能教教我吗？”

老曾手把手教给她，“这些都是熟能生巧的，你比那臭小子耐心多了，一样的步骤我让他做，他就是嫌麻烦……”

老曾说自己当年做面的时候也走了许多弯路，就是靠一定要做出好面的这个决心才走到了今天。

“现在的年轻人做什么都图快，这小子转行做厨师之前还跟我信誓旦旦地说，自己一定要做出一碗好面，结果才几年就坚持不住了。”

丽丽总算懂了老曾的良苦用心，这一碗面他做了30年，从一代人要传到一代人的手里，需要的不是秘方，而是做一碗面的认真和踏实，还有熬一锅汤的耐心与等待。

花30年做出一碗面，难得的不是面，而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。

小曾来到店里，丽丽端着面出来，招呼他：“还热乎着，你尝尝我做的。”

他吃了一口，居然哭了，这还是他小时候的味道。丽丽边看他吃面，边把老曾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，小曾泪流满面地把面吃完了。

从此以后，这碗面成了曾家父子的招牌面，也是唯一的一碗招牌面。

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 刘晓干(22岁)

1

“检测到当前您的定位是地球，是否切换。”手机外卖App弹出信息，我不禁怀疑，这都太外太空旅行，我的手机定位是地球？手指先于思考，条件反射地点了又。手机突然黑屏，大概没电了，可手机怎么又落在白色的床单上。

白色的？我心生疑问。刚睡醒，四周一片白色，还有一股消毒水味扑鼻而来。显然是医院，病房……可是，我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在这儿？

唯一知道的是：我叫周济，是个人类。“李警，这边。”门外响起女人的声音。

李警？警察！我本能警觉起来。“他好像还没醒！”女人说道。“好的，他情况怎么样！”一个浑厚的男声响起。

“没什么大碍。”“他要是醒了，立即跟我联系。”我四下张望，从窗户反射影像看到自己脸上淤青，嘴角出血。一瞬间，脑海接连闪现画面：我被一群手拿铁棒的人围住，突然蓝光一闪，那些人身上的血，我指尖的血，一片模糊，只有红色。

王护士来了。王护士有对浅浅的梨涡，笑起来似盛满了梨花香的嘴角，单眼皮眯成一条缝，星星点点的光芒从中渗透出来，仿佛亿万星球汇聚，能量爆发的刹那，无穷的物质出现，扑向无依无靠的我。

李警官也来了。“我叫周济，是个人类……”我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了。“那些人是我的杀的吗？”我担心起来。“怎么可能是你，整个过程我们已了解，你只是个无辜的路人。”李警笑了笑。“他们怎么死的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”“你确定？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”李警死死盯着我。

我点点头，又低下头。“那今天就这样？过几天出院，回归正常生活就好了。”“真的可以吗？”我担忧。“不用勉强去想……”王护士安慰我，我摆脱警觉后才发现自己王护士的声音初听如水。

我居然听见李警在外面小声说的话，“多亏他不记得，才能让这案子结了。”这让我很迷茫。

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手机充电。翻来翻去，找不到充电器和数据线，我突然想到，案件发生那天，自己就是拿着手机导航路过的王家巷。接着翻出另一部手机，可以充电，里面通讯录的名字既熟悉又陌生，名字可以和人像匹配，但也只是没有感情罗列着，他们的过往就像代码一样枯燥排列。

现在唯一有过往回忆的是王护士，仅

仅住院的几天，我发现自己挺会绘画，借着刚刚别还没消失的记忆，简单用铅笔勾勒出王护士的笑。

2

我想起晚上做的梦，拿着蓝色银光宝刀的我晕倒在王家巷门口，身后漆黑的巷子里是那群毒贩。

再探王家巷。“你小子，还敢走这儿？”一个冷冷声音。

“杀了他！”耳侧十几个人的声音。上次的经验已忘了。我只好往里跑，耳后声音非常清楚，清楚到他们跑步的心跳，确定不是我的，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。只觉得体内温度过高，快要冲破身体，热浪一阵一阵，难道我还是机器，需要启动散热功能吗？

“检测温度太高，是否切换模式？”危机时刻快点切换，只是眼睛盯了面前弹出的蓝色窗口下的“是”几秒，突然，一道蓝色银光向我冲来，被划中的这十几个人瞬间倒地。

这不就是我梦里的蓝色银光宝刀吗？事实上它可以任意变形，飞过来，到我手上就是一部手机。“检测到当前您的位置是地球，是否切换？”又弹出这个信息，只不过我没打开外卖App，我点了“否”。

千千万万条闪烁光芒的信息穿过我的身体，被我感知，反应过来，手机已变成耳边的精灵耳饰。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是谁：那个离地球10亿光年、银色的P-0星球的军用仿生体P0G0。

3

“他躲在废弃化工厂的地下操作车间。”

“我从大门进去，你侧面紫外线扫描观测他的行动路线，保持通信顺畅。”

我示意精灵变成手枪，准备战斗。“左边电梯，可到地下操作车间。”

“收到。”我一面走着，“P0G0可是顶尖的战斗仿生体，为什么还要我辅助？”

“实践作业通过，你才能参加最佳仿生体的角逐。”

“图书管理最佳仿生体就是我。”

“毫无志向。”

“要是我被罪犯挟持了，P0G0会怎么做？”

“根据系统数据测算，先打伤俘虏的腿，俘虏重心不稳将要倒地，罪犯大面积身体目标暴露，抓住时机一击击毙。这是系统给出的最佳解决方案。”

“P0G0还真是冷血。”耳朵灵敏地听

当前定位(小说)

到P2000G3在传声器的小声牢骚。

我到达地下操作车间，但没有人，没有灰尘，干干净净。

“噢？”我向黑暗中走去。用能源发热筒照亮前方两三米的道路。

小心翼翼，手臂绷紧举枪，以防突发状况。电光照亮这两双脚时，尽管我已列举众多棘手情况，还是中了突如其来的打击。

“别往前，再上前，我打死她。”崩坏的嘴唇在阴影处闪闪发光，紧张狡黠的眼神，全身瘫在弱小到快要昏倒的女子身后，露出一双眼睛。

“你怎么不说她有人质？”我的声音是电子合成的无温度冷血，P2000G3也是。

“图书管理系统，只能观测到活动范围。”他的声音颤抖，透露愧疚。

“你，需要更新系统。”

“放我走！不然杀了她！”罪犯咆哮的声音，从孱弱的女子身后传出，每个字都是引爆器，引爆女子泪腺。

“不可能！”

我稳住手臂，深吸一口气，连开两枪。女子痛苦无力向左侧去，罪犯瞪着不可思议、愤怒到极点的大眼，错综复杂的血丝爬满眼睛。

“P0G0还真是冷……”我断了他和

试验阶段的仿生体，需要经过实践作业才能被投放到各行各业，可是P2000G3因为系统抽取错误，竟从图书管理部门转到军事战斗序列，而且直接由我带领一年；这一年结束后，还是让他回去管理图书吧！而各部门最佳仿生体也是在实践作业结束后，进行考核的，五年一换，选拔场面更是盛大……知道这个信息，我幻想自己会不会在一次作战或者罪犯抓捕中耗尽能源，转而寂灭。

4

大肆消耗能源制造仿生体代替人类工作。我站在滑翔板上向下看这个城市，深

不见底。我的目标并不是贪图享受一城之上的快感，而是那最高直通云端的军事外交大楼顶部。我是最优秀的军事仿生体，总部让我一分钟到达顶部，我和滑翔板肯定能做到，我们已相处100个年头了，我亲切地叫它“精灵”，因为它喜欢以精灵耳饰的形态附在我的耳朵上。

平安着陆在顶部，在我缓缓下降时，顶部半圆慢慢开启，长官坐在黑色座椅上。

我走下滑翔板，“精灵”变化附在耳后。精灵是蓝色的，不管怎么变换都是蓝色的。

在走进这里之前时，想到P2000G3对我说的“图书馆资料显示，每任P0G0都会在20-25年任期内突然退任，可是它体内能源的消息。”可能这里面有我想

要的答案。

“P0G0，第201任最优秀的军事仿生体，参加宇宙小星球掠夺战，城市底层宇宙战犯抓捕，可随意变形生物，和武器伙伴一起保护P-01000年，现在有个重要任务要你完成，要前去地球寻找第一个最佳军事仿生体。”

没有理由拒绝。我被输入“周济”的生活程序，那个刚自杀的可怜人，接替他继续存活。

“一定要默认人类系统，这样危机情况，你才会什么都不记得。”P190G9指导我说。声音是由300个女声合成的混合女声，尽管自然，可是我的耳朵还是听出300个不同的音色、电子电磁交织，没有温度。我盯了“是”好几秒，忽略精灵的发热不满，我必须接受。身上有电流的酥麻感，心中有蜘蛛网状理不清，道不明的思绪，从一端点由细线连接另一个端点，无数的端点，细线缠绕杂乱无章，但是单挑一端还是可以列清相连的端点。会有时而上升的飞跃感，也有坠入深

海的窒息。闭上眼，好像身体有点不一样，但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多了“周济”的记忆，多了人类的认识。他在我体内，是我以他活过，还是他以另一种方式重生。

G后是部门代号，我是军事为0，还有教育、文艺等各个部门都有代号，P后是在这个部门的排名。据我所知，P-0有1亿仿生体，但是彼此是独立个体，只知代号，所以我是孤身一人离开的，带着精灵。和周济有点同病相怜，孤独得离开自己生活的世界。

“要是我被人发现怎么办？”

“危急情况以人类生活，总部会接收你的信号，若中断，会派下一任最佳军事仿生体。”

“寻找我？”

“第一任。”

被记住的永远是第一个，就像我们这些前任P0G0最终目标竟还是寻找第一任。我们不是影子，也不是替代品，而是找他的工具人，只因为第一任制作时被科研人员在体内埋藏了巨大的物质能量。我知道，P-0能量物质逐渐枯竭，把希望寄托在P0G0第一个仿生体，也是第一任最佳军事仿生体，在一次远征星系的战役中被击落，掉进无法寻找摸索的绚丽星云之中。也许他还不死，也许他知道自己的价值，巨大的能量物质，总是微弱地发射信号，总部检测他的位置多变，从离P-01亿光年到10亿光年，到最后固定在10亿光年的地球。

我知道那些前任P0G0的下场，掉进无边黑暗，频繁或偶尔发射信号，微弱或者强烈，总部接受的永远是第一任的信号。199位仿生体如我破茧比散落在无极黑暗的星辰中。我也许会和它们一样，被舍弃在星光灿烂的云系中，或成为尘埃。

站在王家巷里，检索这千千万万的消息，唯一在意的已开始选拔第202任最佳军事仿生体。我也逃不过耗尽能源的“诅咒”。

突然明白，为什么要默认人类模式。一定是自己在检索追踪第一任微弱信号时，撞见了正在人迹罕至的巷子里交易的毒品贩子。我被总部发射到地球时，机体里的人类系统和P-G军事系统共存，在王家巷和毒品贩子交手时，因为被人类见到武器，而自动销毁P-G军事系统。

可是为什么会有P-G星球的记忆呢？如果P2000G3在的话，他可以立即说出原因，他现在应该如愿回到图书管理部门了吧！

看着这一地的尸体，我想着该怎么办，要继续晕倒，等明天别人来发现吗？第一任在哪儿呢？我要继续吗？我要告诉总部吗？精灵的能力仍在，可是它的主人没有使用它的手臂，因为我现在是周济的人类系统。没有系统给我测算最佳方案，没有P0G0的肢体机动性，现在我只是周济，所以根据上一次经验，我顺势躺于血泊中。

天蓝色的水纹中，出现的唯一清晰的脸是王护士，若隐若现的梨花香飘荡。

“周济！”王护士温柔的声音又响起。

看来我又被救了，拿起手机，刷起新闻，就是周济的手机，精灵变成蓝色耳夹。

精灵闪烁一下，“第202任最佳军事仿生体P0G0诞生，以‘王梅’身份寻找P00。”我也是这样取代第200任的。

“对于昨晚的事还有印象吗？”李警试探问。我摇摇头，摆出痛苦的表情。“忘了就不想想了。”王护士依然温柔，“新耳夹适合你。”

心脏被梨花香的星球袭击了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李警眼里似乎聚集着亿万星光的光芒。

“周济。”我眼睛眯起，开心地笑着，只是没裂开了。



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

第89号孤独实验(小说)

贵州师范大学学生 文武(24岁)

今天，像每一个早晨一样，独自在出租屋里被闹钟叫醒。

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。一个人的生活，我已过了8年。就这样，一个人过。

冬日里的寒气早就渗进了屋子里。从厚厚的棉被里爬出来，出奇地不觉得冷，倒是有些热。难道今天气温回暖？

简单洗漱后，我就拿出小冰箱里的速食三明治。这是往后半个月的口粮。

对于前几天刚被辞退的无业游民，这一小袋食物就是最后的续命物资。

可是，刚咽下一口，我就一阵反胃。不能呀，没过保质期呀。

最后，实在抵不住肚子的抗议，只能作罢吐了出来。

大清早就如此倒霉，今天估计没啥好事，只能收拾收拾，出门寻找在这个城市活下去的办法，工作，赚钱，生活。继续，一个人的生活。

走在大街上，看见我的所有路人

都投来惊讶的目光。因为，5摄氏度的大风天，我只穿了一套单衣，没有任何保暖措施。

我已经习惯了与别人不一样，习惯了应对别人异样的目光，习惯了与别人背道而驰。所以，我现在依然是，一个人。

一个人往角落靠近，远离别人的低声嘲讽，自顾自地，在这个城市寻找生活的秘籍。

突然，脚下的不适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那是一只狗咬住我脚踝带来的痛

感，只是这痛好像很久才引起我的注意。

原来，角落里它的小家已被我踢得七零八落。这小家其实就是一个纸箱里装着细细碎碎的棉絮。我只能顺它的毛，让它松口，才回身去修理那个小窝。

纸箱已被我踢破了一个洞，我只能找来几团废纸堵住，再好好整理那些取暖的棉絮。没等我收拾好，它早就爬进自己的窝，继续蜷伏。

仔细看看，这只狗已足够黑了，还因为毛发里裹挟的脏东西变得更加恶臭、脏污。

没有嫌弃它的意思，我只是认为，这个样子，在这个冬天，应该找不到收留它的好心人了。

包括我在内。

看到它不再理我，我也只能起身，沿着这条路走去。

没有目标的路程，的确遥遥无期。我好像走了好久，久到我感受不到一点温度，只能感受到四肢仍然在摆动着，摆动地走在路上。耳边也只有大风吹过的呼啸声。

突然，眼前的景象开始旋转，转到我看不到它们，只看见灰色的天空。手脚也不再摆动，僵硬到不听使唤。听见的声音开始嘈杂，有汽车的鸣笛，有人的喊叫，有拍照的咔嚓声，当然还有……

还有什么呀？

房间里的电脑屏幕上。

我躺在一辆打着双闪的车前，车的前盖已经被压变形，估计保险杠也断了。

我已经直直地躺着，全身看不见一点血迹，现场也没有。只是我脸上的皮肤已脱落，露出皮肤下的根根细线，不时还闪出火花。

屏幕弹出提示：第89号孤独试验品损坏，请求开启第90号孤独实验。